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二十一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终，政将为知己者用。”乃遂西至濮阳，见严仲子曰：“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，徒以亲在，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。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？请得从事焉！”严仲子具告曰：“臣之仇韩相侠累，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，宗族盛多，居处兵卫甚设，臣欲使人刺之，终莫能就。今足下幸而不弃，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。”聂政曰：“韩之与卫，相去中间不甚远，今杀人之相，相又国君之亲，此其势不可以多人，多人不能无生得失，生得失则语泄，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，岂不殆哉！”遂谢车骑人徒，聂政乃辞独行。

杖剑至韩，韩相侠累方坐府上，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。聂政直入，上阶刺杀侠累，左右大乱。聂政大呼，所击杀者数十人，因自皮面决眼，自屠出肠，遂以死。

韩取聂政尸暴于市，购问莫知谁子。于是韩县购之，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。久之莫知也。

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，贼不得，国不知其名姓，暴其尸而县之千金，乃於邑曰：“其是吾弟与？嗟乎，严仲子知吾弟！”立起，如韩，之市，而死者果政也，伏尸哭极哀，曰：“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。”市行者诸众人皆曰：“此人暴虐吾国相，王县购其名姓千金，夫人不闻与？何敢来识之也？”荣应之曰：“闻之。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，为老母幸无恙。妾未嫁也。亲既以天年下世，妾已嫁夫，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，泽厚矣，可奈何！士固为知己者死，今乃以妾尚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绝从，妾其奈何畏殒身之诛，终灭贤弟之名！”大惊韩市人。乃大呼天者三，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。

晋、楚、齐、卫闻之，皆曰：“非独政能也，乃其姊亦烈女也。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，不重暴骸之难，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，姊弟俱僇于韩市者，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。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！”

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。

荆轲者，卫人也。其先乃齐人，徙于卫，卫人谓之庆卿。而之燕，燕人谓之荆卿。

荆卿好读书击剑，以术说卫元君，卫元君不用。其后秦伐卫，置东郡，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。

荆柯尝游过榆次，与盖聂论剑，盖聂怒而目之。荆轲出，人或言复

召荆卿。盖聂曰：“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，吾目之；试往，是宜去，不敢留。”使使往之主人，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。使者还报，盖聂曰：“固去也，吾曩者目摄之。”

荆轲游于邯郸，鲁勾践与荆轲博，争道，鲁勾践怒而叱之，荆轲嘿而逃去，遂不复会。

荆轲既至燕，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。荆轲嗜酒，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，酒酣以往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于市中，相乐也，已而相泣，旁若无人者。荆轲虽游于酒人乎，然其为人沉深好书；其所游诸侯，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。其之燕，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

居顷之，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。燕太子丹者，故尝质于赵，而秦王政生于赵，其少时与丹欢。及政立为秦王，而丹质于秦。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，故丹怨而亡归。归而求为报秦王者，国小，力不能。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、楚、三晋，稍蚕食诸侯，且至于燕。燕君臣皆恐祸之至。太子丹患之，问其傅鞠武。武对曰：“秦地遍天下，威胁韩、魏、赵氏。北有甘泉、谷口之固，南有泾、渭之沃，擅巴、汉之饶，有陇、蜀之山，左关、殽之险，民众而士厉，兵革有余。意有所出，则长城之南，易水以北，未有所定也。奈何以见陵之怨，欲批其逆鳞哉！”丹曰：“然则何由？”对曰：“请入图之。”

居有间，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，亡之燕，太子受而舍之。鞠武谏曰：“不可。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，足为寒心，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？是谓‘委肉当饿虎之蹊’也，祸必不振矣！虽有管、晏，不能为之谋也。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。请西约三晋，南连齐、楚，北购于单于，其后乃可图也。”太子曰：“太傅之计，旷日弥久，心惛然，恐不能须臾。且非独于此也，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，归身于丹，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，置之匈奴。是固丹命卒之时也，愿太傅更虑之。”鞠武曰：“夫行危欲求安，造祸而求福，计浅而怨深，连结一人之后交，不顾国家之大害，此所谓‘资怨而助祸’矣。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，必无事矣。且以雕鸢之秦，行怨暴之怒，岂足道哉！燕有田光先生，其为人智深而勇沉，可与谋。”太子曰：“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，可乎？”鞠武曰：“敬诺。”出见田先生，道：“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。”田

光曰：“敬奉教。”乃造焉。

太子逢迎，却行为导，跪而蔽席。田光坐定，左右无人，太子避席而请曰：“燕、秦不两立，愿先生留意也。”田光曰：“臣闻骐骥盛壮之时，一日而驰千里；至其衰老，弩马先之。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，不知臣精已消亡矣。虽然，光不敢以图国事，所善荆卿可使也。”太子曰：“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，可乎？”田光曰：“敬诺。”即起，趋出。太子送至门，戒曰：“丹所报，先生所言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也！”田光俯而笑曰：“诺。”俚行见荆卿，曰：“光与子相善，燕国莫不知。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，不知吾形已不逮也，幸而教之曰‘燕、秦不两立，愿先生留意也’。光窃不自外，言足下于太子也。愿足下过太子于宫。”荆轲曰：“谨奉教。”田光曰：“吾闻之，长者为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‘所言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’，是太子疑光也。夫为行而使人疑之，非节侠也。”欲自杀激荆卿，曰：“愿足下急过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”因遂自刎而死。

荆轲遂见太子，言田光已死，致光之言。太子再拜而跪，膝行流涕，有顷而后言曰：“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，欲以成大事之谋也。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，岂丹之心哉！”荆轲坐定，太子避席顿首曰：“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，使得至前，敢有所道，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。今秦有贪利之心，而欲不可足也。非尽天下之地，臣海内之王者，其意不厌。今秦已虏韩王，尽纳其地。又举兵南伐楚，北临赵。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、邺，而李信出太原、云中。赵不能支秦，必入臣，入臣则祸至燕。燕小弱，数困于兵，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。诸侯服秦，莫敢合从。丹之私计愚，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秦，窥以重利，秦王贪，其势必得所愿矣。诚得劫秦王，使悉反诸侯侵地，若曹沫之与齐桓公，则大善矣；则不可，因而刺杀之。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，则君臣相疑，以其间诸侯得合从，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愿，而不知所委命，唯荆卿留意焉。”久之，荆轲曰：“此国之大事也，臣弩下，恐不足任使。”太子前顿首，固请毋让，然后许诺。于是尊荆卿为上卿，舍上舍。太子日造门下，供太牢具，异物间进，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，以顺适其意。

久之，荆轲未有行意，秦将王翦破赵，虏赵王，尽收入其地，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惧，乃请荆轲曰：“秦兵旦暮渡易水，则虽欲

长侍足下，岂可得哉！”荆轲曰：“微太子言，臣愿谒之。今行而毋信，则秦未可亲也。夫樊将军，秦王购之金千斤，邑万家。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，奉献秦王，秦王必说见臣，臣乃得有以报。”太子曰：“樊将军穷困来归丹，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，愿足下更虑之！”

荆轲知太子不忍，乃遂私见樊於期曰：“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，父母宗族皆为戮没。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，邑万家，将奈何？”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：“於期每念之，常痛于骨髓，顾计不知所出耳！”荆轲曰：“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，报将军之仇者，何如？”於期乃前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荆轲曰：“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，秦王必喜而见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据其胸，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。将军岂有意乎？”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：“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，乃今得闻教！”遂自刭。太子闻之，驰往，伏尸而哭，极哀。既已无可奈何，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。

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赵人徐夫人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工以药淬之，以试人，血濡缕，人无不立死者。乃装为遣荆卿。燕国有勇士秦舞阳，年十三，杀人，人不敢忤视。乃令秦舞阳为副。荆轲有所待，欲与俱；其人居远未来，而为治行。顷之，未发，太子迟之，疑其改悔，乃复请曰：“日已尽矣，荆卿岂有意哉？丹请得先遣秦舞阳。”荆轲怒，叱太子曰：“何太子之遣？往而不反者，竖子也！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，仆所以留者，待吾客与俱，今太子迟之，请辞决矣！”遂发。

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为变徵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。又前而为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”复为羽声慷慨。士皆瞋目，发尽上指冠。于是荆轲就车而去，终已不顾。

遂至秦，持千金之资物，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。嘉为先言于秦王曰：“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，不敢举兵以逆军吏，愿举国为内臣，比诸侯之列，给贡职如郡县，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。恐惧不敢自陈，谨斩樊於期之头，及献燕督亢之地图，函封，燕王拜送于庭，使使以闻大王，唯大王命之。”秦王闻之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设九宾，见燕使者咸阳宫。

荆轲奉樊於期头函，而秦舞阳奉地图柙，以次进，至陛，秦舞阳色变振恐，群臣怪之。荆轲顾笑舞阳，前谢曰：“北蕃蛮夷之鄙人，未尝见

天子，故振慑。愿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毕使于前。”秦王谓轲曰：“取舞阳所持地图。”轲既取图奏之秦王，发图，图穷而匕首见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揕之。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袖绝。拔剑，剑长，操其室。时惶急，剑坚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轲逐秦王，秦王环柱而走。群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尽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；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，非有诏召不得上。方急时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轲乃逐秦王。而卒惶急，无以击轲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。秦王方环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为，左右乃曰：“王负剑！”负剑，遂拔以击荆轲，断其左股。荆轲废，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，不中，中桐柱。秦王复击轲，轲被八创。轲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骂曰：“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”

于是左右既前杀轲，秦王不怡者良久。已而论功，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，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，曰：“无且爱我，乃以药囊提荆轲也。”

于是秦王大怒，益发兵诣赵，诏王翦军以伐燕。十月而拔蓟城。燕王喜、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保于辽东。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，代王嘉乃遣燕王喜书曰：“秦所以尤迫燕急者，以太子丹故也。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，秦王必解，而社稷幸得血食。”其后李信追丹，丹匿衍水中，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，欲献之秦。秦复进兵攻之。后五年，秦卒灭燕，虏燕王喜。

其明年，秦并天下，立号为皇帝。于是秦逐太子丹、荆轲之客，皆亡。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，匿作于宋子。久之，作苦，闻其家堂上客击筑，傍徨不能去。每出言曰：“彼有善有不善。”从者以告其主，曰：“彼庸乃知音，窃言是非。”家丈人召使前击筑，一坐称善，赐酒。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，乃退，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，更容貌而前。举坐客皆惊，下与抗礼，以为上客。使击筑而歌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。宋子传客之。闻于秦始皇。秦始皇召见，人有识者，乃曰：“高渐离也。”秦皇帝惜其善击筑，重赦之，乃矐其目。使击筑，未尝不称善，稍益近之。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，复进得近，举筑朴秦皇帝，不中。于是遂诛高渐离，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。

鲁勾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，私曰：“嗟乎，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！甚矣吾不知人也！曩者吾叱之，彼乃以我为非人也！”

太史公曰：世言荆轲，其称太子丹之命，“天雨粟，马生角”也，太过。又言荆轲伤秦王，皆非也。始公孙季功、董生与夏无且游，具知其事，为余道之如是。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义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后世，岂妄也哉！

【译文】

曹沫，鲁国人，因为有勇力，侍奉鲁庄公。庄公喜欢有勇力的人，所以委派曹沫担任大将，和齐国交战，结果三次都打了败仗。鲁庄公畏惧，因此割让上遂邑的土地，来跟齐国讲和；但仍任用曹沫为大将。

齐桓公答应了和鲁国在柯地聚会，订立盟约。趁桓公与庄公在坛上订立盟约时，曹沫却拿着短剑要挟齐桓公。桓公左右的人，都不敢抗拒，问曹沫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曹沫说：“齐国强大，鲁国弱小，以大欺小，也太过分了。现在鲁国城墙一被打坏，就要压在齐国国界了，国君你也应该想一想呀！”桓公于是答应全部归还鲁国所侵占的地方。话说出后，曹沫便放下短剑，走下盟坛，朝着北面，站在群臣的行列里，脸色不变，谈吐像平时一样。桓公非常恼怒，想要违背诺言。管仲说：“这不可以。只贪些小利以使自己高兴，自弃信用于诸侯，便会失却天下的援助，不如归还给他们。”于是桓公终于照约定分割在鲁所侵占的地方，就是曹沫三次战败所失去的土地，全部还给鲁国。

其后过了一百六十七年，而吴国发生专诸的事迹。

专诸，吴国堂邑人。当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吴国的时候，得知了专诸的才能。伍子胥见了吴王僚以后，用伐楚的种种好处来游说吴王。吴公子光却向吴王说：“那伍员的父兄，都死在楚王手里。他劝王攻伐楚国，只是希望为自己报复私仇而已，并非真为吴国的利益着想的。”吴王于是停止攻打楚国。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正想谋杀吴王僚，因此自言自语道：“那公子光呀，他将有内谋弑君的企图，自然不能同他说对外大事的。”便推荐专诸给公子光。

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。诸樊有三个弟弟，大弟叫余祭，二弟叫夷昧，三弟叫季子札。诸樊知道季子札最为贤能，所以不扶立自己的太子，依次传位给他的三个弟弟，想在最后把王位传给季子札。诸樊死了之后，便传位给余祭。余祭死后，传位给夷昧。夷昧死后，应当传位给季子札，季子札却逃走不肯即位，吴国人便立夷昧的儿子僚为国君。公子光说：“要是以兄弟为顺序呢，季子应当即位；要是必定以儿子嗣位呢，那么光才是真正的嫡子，应当即位。”所以曾暗地里蓄养着谋臣，以谋求立为吴王。

公子光得到专诸以后，对他以客礼相待。吴王僚九年，楚平王死了。第二年春天，吴王僚想乘楚国有丧事的机会，派他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和公子属庸，率兵围攻楚国的濞地；又派延陵季子到晋国去，来观察诸侯国的动静。楚国发兵断绝吴将盖余、属庸的退路，吴国的兵马不能撤退回国。就在这时候，公子光对专诸说：“这个时机万万不可错失，现在不求即位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况且光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，应当即位。季子即使以后回来，他也不会废除我王位的。”专诸说：“王僚自然可以杀死。他母亲年迈，孩子幼小，两个弟弟又率兵伐楚，被楚军断了后路。现在吴国正是外面受困于楚国，而里面又空空如也，没有一个忠直的臣子，是没有办法奈何我们的。”公子光叩头说：“光的性命，就是您的性命。”

四月丙子这一天，公子光预先埋伏甲兵在地下室里，备好酒宴请吴王僚来饮。吴王僚派他的兵士排成队伍，从宫里直到光的家中。所有门户阶沿左右各处，都是王僚自己的亲信随从，站在两旁拥护着，手里都拿着长铍。酒喝到尽兴之后，公子光假称脚痛，走到地下室里，叫专诸在鱼炙的腹里放着匕首，端了进去进献给吴王。走到王僚面前，专诸劈开鱼腹，就拿那柄匕首去刺杀王僚。王僚立刻被刺死了。左右武士也杀了专诸，一时王族的人，一片混乱。公子光出动他预先埋伏的甲兵，来攻击跟随王僚的部下，统统把他们杀死了。于是公子光自立为王，这就是阖闾。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。

其后过了七十余年，而晋发生豫让的事迹。

豫让，晋国人，从前曾经先后臣事范氏和中行氏，但并没有什么名声。他离开了去替智伯做事，智伯很宠信他。等到智伯攻伐赵襄子，

赵襄子与韩、魏联合起来，灭了智伯。灭了智伯之后，他们就三分智伯的土地。赵襄子最恨智伯，所以漆了智伯的头颅，当做酒器。豫让逃到山中，自己这样说道：“唉！士人当为知己的人献出生命，女人当为爱己的人修饰容貌。现在智伯知遇我，我必须为他报仇而死，来报答他对我的厚爱。即使我死了，魂魄才可以不愧对他。”于是他便改换姓名，扮做一个犯罪受刑的奴隶，进入赵襄子宫里，在厕所中做涂饰粉刷的工作。身上暗藏着短剑，想乘机刺杀赵襄子。襄子到厕所来，突然心惊肉跳，就命左右捉住审问那涂饰厕所的奴隶，知道就是豫让，他身内藏着短剑，说要为智伯报仇。赵襄子左右的人都要杀他，襄子却说：“他是个有义气的人，我以后留意避开他就是了。况且智伯死了以后，没有后代，他的臣子想为他报仇，这是天下的贤能之士呀！”结果放他走了。

过了不久，豫让又涂漆使身体长满恶疮，吞炭使声音变成沙哑，让自己的形状不能被人辨认出来。他在市上行走求乞，连他的妻子也不认识他了。走去见他友人，他友人辨认出是他，说：“你不是豫让吗？”豫让说：“我是的。”他友人为他流泪说：“以你的才能，委身去侍奉襄子为臣，襄子必会亲近宠信你的。到那时，你便可为所欲为，这样不更容易吗？为什么定要残害身体，改变形状？像这样想去报复襄子，不是很困难吗？”豫让说：“既然已经委身事人，还想杀他，这便是存了不忠之心来侍奉他的君王。我这样做虽然很麻烦，但是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，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的做人臣子、却存着不忠之心去侍奉他君王的人，感到这是可耻的呀！”

他走了之后，没有多久，襄子准备外出，豫让便藏伏在他所必当经过的桥下。襄子到了桥边，马忽然惊跳起来。襄子说：“这必定是豫让想刺杀我。”使人搜查，果然是豫让。于是襄子就责备豫让说：“你不是曾经臣事过范氏和中行氏吗？智伯把他们消灭了，但你并不为他们报仇，反而委身效忠智伯为臣。现在智伯也已死了，你为什么偏偏要替他这样再三报仇呢？”豫让说：“我侍奉范氏和中行氏，范氏和中行氏都以普通人对待我，我因此仅象普通人一般报答他们。至于智伯，他以国士待我，我因此要象国士报答他。”襄子不觉长叹一声，流下同情的泪说：“唉！豫子，你为智伯的事尽忠，已经成名了；而我对你的饶恕，

也已仁至义尽，现在只好你自己想个办法，我不能再放你了。”使命卫士围住豫让。豫让说：“我听说贤明的君王，不掩盖人家的美德；而忠心的臣子，有为名节捐躯的道理。从前您已宽恕放过了我，天下的人莫不称颂您的贤德，今天的事情，我自应伏罪受诛，但还希望求得您的衣服，砍它几刀，来聊且表示我替智伯报仇的意愿，如此虽死也不觉遗憾了。这不是我所能希望得到的，只是我斗胆说出衷心的的话。”于是襄子很为豫让的义气所感动，便派人拿衣服递给豫让。豫让拔剑跳了三下来击刺它，说：“我可以报答智伯于地下了。”于是横剑自杀。死的那天，赵国志士听到这个消息，都为他流泪哭泣。

其后过了四十余年，而軹县发生聂政的事迹。

聂政是軹县深井里人，因杀人避仇，与母亲、姐姐到齐国来，以屠宰为职业。

过了好久，濮阳严仲子侍奉韩哀侯为臣，因与韩国宰相侠累之间有怨仇，严仲子怕侠累杀他，便逃亡游历各国，访求能够替他报复侠累仇恨的人。到了齐国，齐国人有人告诉他，说聂政是个勇敢之士，逃避仇人，隐藏在屠夫的行业里。严仲子到聂家来登门求见，经过好几次的往返，然后他备了酒食，亲自送到聂政母亲面前。等到大家喝到尽兴时，严仲子又捧出黄金一百镒，为聂政的母亲祝寿。聂政惊怪他送这份厚礼，便再三向严仲子辞谢。严仲子仍然坚持要送。聂政辞谢说：“我因为有老母在，家境又贫穷，所以客居他乡，以屠狗为生，以便早晚得些美食，来奉养老母。现在我已足够供养母亲，实在不敢再受仲子的馈赠。”严仲子避开旁人，对聂政说道：“我有仇待报，游历诸侯各国已很多年了。这次来到齐国，私下听说足下义气很高，所以送上这百镒黄金，预备用作令堂粗饭的费用，能够来跟足下交个朋友，难道还敢有别的请求希望吗？”聂政说：“我所以降低志向，污辱身分，在市井里做个屠夫的缘故，只是希望借此奉养我的老母。老母在世，我的生命不敢以身相许答应别人。”严仲子仍旧再三谦让，聂政终究不肯接受。不过严仲子最后仍然尽了宾主的礼仪才离开。

过了好久，聂政的母亲死了，等到安葬后，除了丧服，聂政说：“唉！我不过是个市井的小民，敲打着刀屠狗而已，而严仲子却是诸侯国的卿相，竟不远千里，屈尊驾车来交结我做朋友。我所用来对待他的，真

是浅陋极了，没有大功于他，但严仲子却送百金孝敬我母亲；我虽然不肯接受，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极为知遇我的。像他这样的一个贤者，为了忿恨仇人的缘故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穷僻的人，我怎好默默的就罢休了呢！况且从前他要求我的，我只为有老母在；现在老母已经寿终了，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去效力了。”于是向西直到濮阳，进见严仲子说：“从前我所以不答应仲子的原因，只是因为母亲在世，现在老母已经寿终了，仲子所想报仇的人是谁，就请交给我去处理吧。”严仲子于是详告说：“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，侠累就是韩国国王的叔父，他的家族非常众多，防备十分森严。我想派人刺杀他，始终不能成功。现在幸蒙足下不弃，我希望多派些车骑壮士，作您的助手。”聂政说：“韩国与卫国，中间相距不很遥远。现在要杀别人的宰相。这位宰相又是国王的亲族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不能多派人的。因为多派了人，不可能不发生问题；发生了问题，那么秘密就要泄漏了；秘密若泄漏，那么韩国全国的人，都要与仲子结为仇人，这岂不是很危险吗？”终于谢绝车骑人士单独辞别严仲子而去。

聂政拿着宝剑到了韩国。韩相侠累正坐在府上，手持兵器而卫侍的人很多。聂政直冲而入，上了台阶，刺杀了侠累。左右侍从的非常慌乱，聂政大声叱喝，所击杀的有数十人。然后便自己剥掉面皮，挖出眼睛，挑出肚肠，随即死了。

韩国人将聂政尸首，公开放在街市上，悬赏追查凶手的来历，都不知道他是谁。于是韩国人就出告示悬赏，有能够说出杀国相侠累的人，赏给他千金。但好久以后，仍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

聂政的姐姐聂荣，听说有刺杀韩相的人，凶手不知是谁，韩国人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因此暴露他的尸首而悬赏千金。于是她便愁苦地说：“这恐怕是我的弟弟罢！唉呀，严仲子是知遇我弟弟的。”立即动身到韩国市上辨认尸首，死的人果然是聂政。她伏在尸上痛哭，哭得极为悲哀，说：“他是轵县深井里叫做聂政的呀！”市上路过的许多人，都说：“这个人刺杀了我们的宰相，国王正悬赏千金查他名姓，夫人难道没有听到吗？为什么敢来认尸呢？”荣回答他们说：“我听到了。我的弟弟政，当初所以受着污辱，自己弃身于市贩之中，是因为老母尚且健在，我还未曾出嫁。现在母亲已经寿终了，我也嫁了丈夫。严仲子竟能识

举我弟弟在困污之中，与他交往，恩义深重。可有什么办法？一个义士原应为他知己而献身的。现在弟弟因为我尚活着的缘故，又自毁身体使人无法辨认。可是我怎能为了怕遭杀身的灾祸，终究泯灭了贤弟的英名呢！”韩国市上的人，大受惊动。她便大喊“天呀”几声，最后呜咽悲哀之至，死在政的尸体旁边。

晋、楚、齐、卫诸国的人听说了这件事，都说：“不但聂政是勇敢的义士，就是他的姐姐也是个烈女呀！如果聂政真能知道他姐姐没有含垢忍辱的想法，不怕暴露尸首的灾难，必定要奔走这千里的险路，来宣布他的姓名，情愿使姊弟二人，都死在韩国市上的话，那么他或者未必敢以生命答应严仲子来报仇了。严仲子这个人也可说是很能识辨人才，得到这样的义士！”

其后过了二百二十余年，而秦国有荆轲的事迹。

荆轲，卫国人。他的祖先本是齐国人，后来才移居卫国，卫国的人称他为庆卿。以后他到了燕国，燕国的人称他为荆卿。

荆卿喜爱读书、击剑。曾经拿剑术来游说卫元君，卫元君不肯任用他。后来，秦国征伐魏国，就把占领的地方设置了东郡，把卫元君的亲属迁到野王去。

荆轲曾经游历经过榆次，和盖聂谈论剑术。盖聂发了脾气，眼睛瞪着他，荆轲便走开了。有人提议再把荆轲叫回来，盖聂说：“刚才我跟他谈论剑术，有不同的意见，我眼睛瞪了他，去看看也好，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他是该走了，不敢再停留的。”派人到荆轲住的居停主人那里寻找，荆轲果然已经乘车离开榆次了。使者回来报告，盖聂说：“他当然要走的，我刚才用眼睛吓了他。”

荆轲游历到了邯郸。鲁勾践跟荆轲下棋赌博，因为抢先，鲁勾践恼怒了，呵叱他。荆轲到了燕国以后，跟燕国的一个杀狗的屠夫，一个善于击筑的高渐离交好。荆轲爱好喝酒，天天同杀狗的屠夫和高渐离在燕国的街市上喝酒。喝到半醉以后，高渐离击着筑，荆轲就在街市上和着节拍唱歌，看看彼此，相当快乐；可是一会儿就又相对着哭泣起来，好像旁边没有别人似的。荆轲虽然同酒徒们厮混，然而他的为人，却是沉着稳重，爱好读书；他在所游历的那些国家，都是跟一些贤豪长者结交。他到了燕国，燕国的处士田光先生，也很客气地接待

他，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平凡的人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恰好碰上在秦国做人质的燕国太子丹，从秦国逃回燕国来。燕国太子丹，从前曾经押在赵国做人质；而秦王嬴政是在赵国出生的，他小时候和丹很要好。等到嬴政即位做了秦王，正好丹质押在秦国。秦王对待燕太子丹不好，因此丹就钐着怨恨逃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想方设法寻求报复秦王，但是国家太小，力量不够。后来秦国经常出兵太行山以东的地方，攻伐齐国、楚国和三晋，渐渐像蚕食桑叶一般，侵占着诸侯的土地，快要到燕国了。燕国的君臣都害怕战祸的来到。太子丹忧虑这件事，请教他的太傅鞠武。鞠武回答说：“秦国的土地已经遍及天下，威胁着韩、魏、赵三国。北边有甘泉、谷口的巩固要塞；南边有泾、渭流域的肥沃原野，占据着巴、汉一带的富饶地区；右边是陇、蜀的高山峻岭；左边是关隘的天险；人民众多，而且士卒勇猛，兵器精良。如果他想向外扩张的话，那么在长城以南，易水以北的我们燕国这块地方，便不能保全了。怎么可以因为受了欺侮的怨恨，就想去触犯秦王的逆鳞呢？”丹说：“那么要怎么办才好？”鞠武回答说：“希望从长计议这件事。”

过了一些时候，秦国将军樊于期，得罪了秦王，逃亡到燕国来。太子丹收容他并且给他馆舍住。鞠武劝谏说：“不可以。象秦王这样的暴虐，一直对燕国有积怨，想起来早已叫我们心寒胆战；更何况听到樊将军被收容在这地方呢？这等于把肉放在饿虎经过的路上呀，祸患一定是救不了的。就算有管仲、晏婴那样的才能，也不能替我们想出解救办法的。希望太子赶快遣送樊将军到匈奴去，来消除秦国侵略燕国的藉口。并且希望先和西方的三晋缔交，和南方的齐、楚两国联合，和北方的匈奴单于联络，然后才可以想办法对付秦国啊。”太子说：“太傅的计划，旷日持久，而且耽搁太久了，我心里很烦乱，怕一刻都不能等待呢。况且不仅如此，那樊将军在无路可投的时候，投靠到我这里来，我终究不能因为强秦的威胁，就牺牲我所同情、怜惜的朋友，驱逐他到匈奴去。这本是我需人做事的时候呀，希望太傅替我重新考虑一下！”鞠武说：“做了危险的事想求取平安，造了祸患却求取幸福，计划浅薄却与秦国结怨很深，为了结交一个新知的朋友，便不顾国家的大害，这可以说是加深怨恨、扩大祸患了。拿鸿毛在炉火上烧，是一定不成问

题的。至于像凶猛的雕鹗一般的秦国，一旦要对燕国发泄怨恨凶暴的威怒来，那后果难道还用得着说吗？燕国有一位田光先生，他为人智虑深远，而且勇敢沉着，可以和他商量商量。”太子说：“希望藉太傅的介绍，能够结交田先生，好吗？”鞠武说：“好的。”太傅辞出后，就去见田先生，说：“太子希望跟先生讨论国家大事呢。”田光说：“遵命。”于是去拜访太子。

太子迎了出来，退着走在前面引路，又跪下来拂拭了座席。田光坐定了以后，左右没有人，太子离开座席，向田光请教说：“燕、秦二国，势不两立，希望先生留意！”田光说：“我听说良马在强壮的时候，一天能奔驰千里路；等到它衰老了，劣马都能够跑在他的前头。现在太子听到的是盛壮时候田光的事迹，可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。不过，我虽然不敢参与谋划国事，我的好友荆卿却是可以派上用场的。”太子说：“希望藉先生的介绍，能够跟荆卿结交，可以吗？”田光道：“好的。”便站起来，快步辞出。太子送到门口，郑重其事地嘱咐他说：“我所报告的，先生所说的，都是国家的大事，希望先生别泄漏呀！”田光低下头笑着说：“好！”田光弯着背走去见荆卿说：“我和您交情深厚，燕国的人没有谁不知道的。如今太子听说我壮年时候的事迹，却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了。承蒙他抬举我，告诉我说：‘燕、秦两国，势不两立。希望先生留意！’我自以为和您不是外人，就把您推荐给太子了。希望您到宫里去拜见太子。”荆轲说：“遵命。”田光说：“我听说，忠厚的人所做的是，不能使人怀疑他的。如今太子告诉我说：‘所谈的，是国家的大事呀，希望先生不要泄漏！’这是太子不信任我了。按说做了事却使人怀疑他，就不是有节操的侠客呀。”便想藉自杀来激发荆卿，说：“希望你赶快去见太子，就说田光已经死了，证明不会说话泄漏秘密了。”于是就自杀而死。

于是荆轲去拜见太子，说田光已经死了。并且转达田光的话。太子拜了两拜跪下来，双膝跪着走，痛哭流涕，过了一会才说：“我所以嘱咐田先生不要泄漏秘密的缘故，是想要来完成国家大事的计划。如今田先生竟然自杀来证明不泄漏秘密，哪儿是我的本意呢？”荆轲坐定以后，太子离开座席叩头说：“田先生不知道我的无能，使得我到您的面前，敢有所商谈，这是由于上天垂怜燕国，不忍遗弃它的后人吧。如今

秦国有贪利的心,并且欲望永不满足的;不把天下所有的土地完全并吞,不使天下所有的国王完全臣服,它的野心是不能满足的。现在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,全部占领了他的土地,又兴兵向南攻伐楚国,向北威逼赵国。秦将王翦率领几十万的大军,已经到达漳、邺地方,李信的军队也从太原、云中两郡出兵攻赵。赵国如果抵抗不住秦军,必定投降秦国;赵国一降,那么祸患便轮到燕国。燕国既小又弱,多次遭受了战祸,如今估计就是把全国的一切兵力全拿出来,也不能来抵挡秦国。诸侯各国都畏惧秦国,不敢联合抗秦了。我个人的看法,以为要是真能物色到天下的勇士,派遣到秦国去,用重利去诱惑他,秦王贪得无厌,在那情形下,必定可以达到劫持他的目的。果然能够劫持了秦王,使他完全归还诸侯所被侵占的土地,像曹沫的劫持齐桓公那样,那就太好了;万一不行,也可以趁机刺死他。他们秦国的大将领兵在外,而国内又有了这种乱事,君臣之间便会互相猜疑。藉这机会,诸侯就能够联合起来,那么想要打败必定可以成功了。这是我的最大愿望,不过却不晓得委托哪一位去做才好,请荆卿把这件事放在心上!”隔了良久,荆轲才说:“这是国家的大事呀,臣下庸劣无能,恐怕不能胜任。”太子又上前叩头,坚决请求荆轲不要谦让推辞。然后荆轲才答应。于是便尊荆卿做上卿,让他住上等的馆舍。太子天天到馆舍探望,供给牛、羊、豕三牧具备的酒席,送来珍奇的宝物;有时也送上车马、美女,尽量满足荆轲的欲望,来迎合他的心意。

过了很久,荆轲还没动身去秦国的表示。这时秦国的大将王翦攻破了赵国,俘虏了赵王,完全占领了他的土地。又进兵向北侵占地盘,到了燕国南方的边境。太子丹心生恐惧,便请求荆轲说:“秦军旦夕之间就要渡过易水,虽然想长久侍奉您,哪能办得到呢!”荆轲说:“就是没有太子这番话,我也正准备去拜见您了。如果现在就去,却没有使他相信的东西,那么秦王还是没法接近的。那位樊将军,秦王想捉他,悬赏千斤黄金、万家食邑。果真能得到樊将军的头,和燕国最肥美的督亢地方的地图,把它们奉献给秦王,秦王必定高兴地接见我;到那时我才有办法来为您效命。”太子说:“樊将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下来投奔我,我不忍为了自己的私利,伤了这位长者的心,希望您再替我另外想办法!”

荆轲知道太子不忍心，便自己去见樊于期说：“秦国对待将军，可以说是太狠毒了！您的父母族人，全部被杀死或被收为奴婢；现在听说悬赏千斤黄金和万家食邑来购买将军的头，您预备怎么办呢？”樊于期仰起头来，长叹一声，流着泪说：“我樊于期每次想起这些事，常常痛入骨髓，只是想不出办法罢了！”荆轲说：“现在我有一个办法，它可以解救燕国的患难，替将军报仇，您认为怎么样！”樊于期便走近前来说：“什么办法？”荆轲说：“希望得到将军的头，来奉献给秦王，秦王必定高兴地接见我。那时候我用左手抓住他的衣袖，右手拿匕首击刺他的胸膛；这样一来，将军报了深仇，并且燕国被欺负的怨恨也洗除了。将军有没有意思呢？”樊于期袒露出一边肩膀，用左手紧紧地握住右臂，向前走近，说：“这正是我日夜愤恨得咬牙切齿，痛心疾首的事情，想不到直到今天才听到您的高见。”便自杀而死。太子听到这消息，赶快跑来了，伏在尸体上恸哭，极为哀痛。既然无可奈何了，只得包裹了樊于期的头，用匣子封藏起来。

于是，太子预备访求天下最锋利的短剑，得到了赵国徐夫人的匕首，花百金买了来，叫工匠用毒药浸染在匕首上，拿人先试验一下，只要划破流下一丝儿的血，人没有不立刻死去的。于是便准备好行装，打发荆卿动身。燕国有个勇士秦舞阳，年纪十三岁时，杀了人，人都不敢瞧他一眼。太子丹便叫秦舞阳当副使。荆轲另外等候一个朋友来，想同他一道去，但是那人住的地方很远，还没有来到。荆轲便先替那人准备了行装，过了一些时候，没有动身出发。太子嫌他迟缓，怀疑荆轲反悔，就敦促荆轲说：“时间已经紧迫了，难道荆卿还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先打发秦舞阳走。”荆轲大怒，叱责太子说：“为什么太子这样的打发人！只顾前去，却不能完成任务回来报命的人，才是无用小子呀！况且只拿着一把短剑，进入祸福难测的强秦，我所以逗留不走的原因，是要等待我的友人来了一道去。如今太子既然嫌我怠慢，那么就此辞别动身起程算了！”便出发了。

太子和知道这件事情的宾客们，都穿戴着白衣白帽来为他们送行。到了易水边，已经饯行之后，荆轲就要上路入秦了。这时高渐离击着筑，荆轲和着节拍唱歌，唱的是“变徵”凄凉的调子，送行的人都流泪满面。荆轲又走上前唱道：“风声萧萧呵，易水寒；壮士这一去啊，不